

轉蛋成品 壁上標本

亂交派對向來是地獄裡聯絡感情的好方法，偌大的沙龍裡充斥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客人，絕大部分的人都配戴面具、身穿類似古羅馬時代的各色長袍，供給玩樂的奴隸則配戴項圈區分身份，給予主人玩弄與蹂躪的權利。派對開始後好一陣子，會場裡充斥許多動物體味與催情用的香氣，興致高昂的主奴們或許在陰暗角落，或者在聚光燈下耽溺情慾、交頸而臥，遵循本能進行交合，處處傳來動物似的淫聲穢語。

正當氣氛熱絡時，又有新的奴隸被引進來，這次進來的是個半獵豹半梟的惡魔，身上穿著極其貼身輕薄的緊身衣，重點部位綁著皮帶、刻意暴露小巧潤紅的性器再以皮帶拘束不使其縮回去。薄的可以看見底下毛皮花紋的布料勾勒出對方纖細柔韌的腰、圓潤的屁股、還有塞在後穴裡一顫一顫的玩具形狀，那名性奴進門後便一臉古怪，踩踏碎步不敢大步前行，尾巴努力貼緊臀縫似乎想避免肛塞滑出來。

接受工作以前科爾溫早知道是場性交易，聽說這次還是甚麼變裝派對，正慶幸自己還有保持穿衣服的權利、接著就被迫戴上各種奇奇怪怪的玩具。當時收到緊身衣、他還想自己老闆甚麼時候轉性了給人遮蔽率這麼高的服飾，可自己一進入會場，馬上就有好幾個不認識的陌生男子走上前來，對這個一臉冷漠的小貓咪表示興趣，肆無忌憚地觸摸他的身體。

「喔，這不是leexy家的小野貓嗎？看不出來你也有這種興趣啊。」

「嘻嘻、你家主子意外的有品味，看看那不斷扭動的屁股、雞巴翹了這麼久是不實是很餓？」

「少廢話，要做的話就趕快做，我沒心情陪你們玩。」

科爾溫硬邦邦地挑釁回去，但是不附帶暴力的反唇相譏對這些主子來說不過是情趣，一群人起鬨著將它推到這次派對的主辦人面前順帶玩弄他配戴的首飾，例如拉扯他耳朵上的耳環、或是隱藏在布料下的挺立乳頭。行走過程中有人故意拉扯他的尾巴、體內塞著的肛塞會因震動撞上敏感點，迫使科爾溫皺眉忍耐、呼吸加重不少。

最終他來到一個身穿獄卒服飾、以陰影與人骨組合而成的惡魔面前。那位主人手持馬鞭，伸出手捏上科爾溫的下巴，空洞陰森的沙啞嗓音不知從何處響起。

「喔，是個驕傲又聰明的奴隸呢，你的主子說你有點藥物中毒，我還擔心了一下是哪來的殘次品？至少比想像中還來得健康。」

「少囉唆，有什麼本事就快點拿出來，就會在那裡嘖嘖歪歪。」

「熱情，好久沒見到如此有調教價值的奴隸，讓我看看你下身的嘴能不能也如此有趣，跪下。」

話音剛落，科爾溫背後突然傳來一股力量推倒他，獵豹反應不及以為會摔倒在地，典獄長腳下陰影先一步接住他，並且綁住他的手腳固定在空中。陰影宛如會活動的黑泥，一部分伸出扁狀的觸手塞到科爾溫嘴裡強迫他含著，其他部分將他的下半身層層纏繞，故意勒出一道道勒痕，飽滿的肌肉線條隔著布料和觸手也能清晰可見。起初一直受冷落的性器此刻也被陰影

固定住，針狀觸手深入馬眼，隔著前列腺與肛塞互相擠壓，還有從外側敲擊肛塞暴露在外的部分，惹得科爾溫的下腹一收一鼓。

粗大觸手於口中抽插，柯爾溫僅有在換氣才能順利出聲哀號，方才還吐露惡言的嘴此時發出破碎而柔軟的悶哼，嘴邊還有一些唾沫從縫隙漏出，看上去像是個任人玩弄的肉玩具。插入尿道的觸手動作很慢，一下一下往深處搗騰反而讓科爾溫有機會感受義務是如何在尿道裡彎曲拓展，除了火辣辣地疼以外還揉進一點痠麻，想射也射不出來。轄制手腳的觸手這時將聽話的獵物往煙霧瀰漫的地方拖過快，淚眼朦朧中科爾溫看見會場角落還有一面牆，上面挖了好幾個洞、剛好夠一個人穿過，牆上附有鏢鏢可以卡住人的腰部，已經有好些奴隸卡在那裡如蛆蟲般扭動，哭叫表示自己正忍耐著他人的疼愛，下半身就卡在牆面的另一端成了配精道具。科爾溫當然知道被拖過去大概就沒有好結果，用力咬上觸手要人放開、反倒引起身旁的主人們一陣哄笑，那群人上前七手八腳地幫忙將小獵豹卡上牆壁的洞以後將他的雙手鏢在洞口上方，留下屁股與尾巴在外亂甩。

剛剛不是還很囂張？原來小貓會怕這個啊、害怕變成一個沒有名字的屁股任人澆灌？尾巴翹得這麼高是不是餓得慌？混亂之中科爾溫分不清是誰在那大放厥詞，只覺得周圍人影都是他的敵人，可下一秒濕淋淋的肛塞被人一口氣拔掉，又粗又熱的性器一舉闖入早已發軟紅腫的後穴之中，科爾溫繃緊全身肌肉迎來第一次高潮。第一個進來的是隻同為貓科的惡魔，可能是在一旁等待很久了，挺進科爾溫的身體以後他就瘋狂擺動自己的腰部，除了辱罵小野貓事到如今還在假清高、而且還伸出利爪撓破衣服布料、將其撓出一道道裂縫與破洞。直到此時科爾溫才知道自己老闆幹嘛叫人穿上如此羞恥的服裝，貼合身型的布料成了最好的畫布，紀錄每個客人留下的痕跡、引誘人動手破壞、撕咬。鮮血從傷口湧現其他客人像是嗅到腐肉的蒼蠅紛紛圍上來，舉著各色高聳的性器靠近科爾溫，就連一旁還在幹人與被幹的主奴都忍不住投來目光。受人踐踏沒多久科爾溫身上掛滿破破爛爛的布條毫無遮掩效果，赤紅毛皮上沾滿鮮血與男人的精液，毛髮濕漉漉地不見一塊完整淨地。身後長著倒刺的性器刮上後穴內壁，每當抽出時、屁股與大腿肌肉就會鼓脹的卡在緊繃的皮帶裏，和同樣卡在貞操帶裏的性器那般動彈不得。後面都排到看不見盡頭、許多人姑且利用一下其餘部位，許多賓客將肉棒抵上科爾溫的腋下等等凹陷內摩擦、還拿他柔軟寬大的耳朵打飛機，嘻嘻哈哈笑說小野貓的毛皮真軟、真想剝下來天天打炮用。

手腳不能動、尾巴末端鈴鐺不斷響動、口鼻裏全是香氣混著生物體味的黏液，一開始還能硬撐面子的科爾溫早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被屈辱與快感打敗、怯懦求饒惡小貓。或許是會場裡的香氣影響，最初附有倒勾的雞巴衝進來時下腹僅僅是感覺一陣酸痛漲麻，當時他還覺得自己可以忍耐、忍到這些人沒有興致了就能解脫。越到後面身體的被操到爛熟，他人氣味銘刻進骨髓裏，後穴乃至整個下半身像是融化了那般全佈滿敏感點，不論牆後的人是誰、如何胡攪蠻幹、撕咬蹂躪，快感都會持續襲擊腦門，進一步啃食剩餘理智。一經察覺肢體不經使喚，科爾溫也會努力在玩弄中保持自尊和憎惡，但除了快感外還有太多太多刺激藉由五感傳遞過來，賓客的嘲諷、其他奴隸的哭聲、精液傳來的熱度與臭味、以及隔著牆壁傳來的拍打聲與水聲。主人是不會顧惜奴隸的，可憐的科爾溫重複高潮與虛脫，射了好幾次地板踩上去都濕滑不堪，分不清是誰的體液了。

等到不知是幾輪，渾身上下都酸痛到快散架，科爾溫想著這群人不能找其他人換換口味時，新一根陰莖直直插了進來、捅上軟爛濕滑的後穴跳動兩下，探到從未有人進來的深處。這隻種馬賓客扯著尾巴與貞操帶當韁繩，尺寸大到把科爾溫完全卡死，小獵豹雙膝踢上牆面都掙脫不了，五臟六腑都被迫移位給巨物。那位賓客也不客氣，抓住韁繩直接操幹起來，幹得科爾溫連連作嘔喘不過氣。

「不、不要了、太太、受不了、拜託……」

「我都等大半天了，剛剛不是一次能吃兩根？乖乖懷上小馬駒吧！」

賓客大聲嘶鳴，使勁拽拉韁繩把自己肉棒塞得滿滿當當，讓小貓完全套上自己傲人的肉棒，極端痛苦中科爾溫腦袋裡卻是一片虛無，肉體像是被另一個靈魂操控著哭泣、大喊，以及絞緊能帶給自己愉快的肉棒，反曲身子像是試圖再榨點甚麼。諸多視線觀賞小豹子高潮時淚眼朦朧的可悲模樣，期待下一個對象輪到自己。